

平澤林氏世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國無史則年代國都治亂盛衰功臣賢儒貞忠大節何以考據家無譜則先祖來源後孫分派嫁娶門戶生卒年月墳墓處所難可記憶國不可以無史家不可以無譜吾門之修譜在去戊子而僅二十有三年矣過不爲忙迫今世態之變遷也人心之浮動也莫甚於此時各家子孫隨於生計惑於風潮朝東暮西求但相對之疎遠猶未通消息之如何齋咨茹悵豈獨我其然諸族想必亦其然適因茲際譜議齊發合修此譜更對前日未對之顏面兼通前日未通之消息遠者近疎者親完若叙天倫之樂事此豈非天幸之事耶以余不敏猥忝有司之列干涉譜役而上系編全依舊錄似無錯誤下系編系以新錄恐有錯誤念慮不無者耳雖然僉尊族勿以今日之修爲吾事已了將來之修亦如今日之修則尊祖敦族

之道別無欠缺諸族益加勉旃哉自鼻祖以下世系先父老之手澤
尚新於舊譜序無漏詳細故不復贅載於茲只舉現時之事而忘拙
附幾言于卷首

歲庚戌五月 日

後孫驥洛謹書

譜者譜族也譜族然後敦倫重本而人統立焉所以有族之家不可
不繼世勉修者也惟吾平澤之林自平澤君以下子姓蕃然如木之
一根萬枝如水之一源百流枝分流派不知幾許而遍在四方難可
大同合修故但淳昌君後裔和松洪三派始合修譜而或分或合至
於四五度而去戊子又各修派譜以年計之則似速而以勢觀之則
猶晚矣何者惟我居鄉之族不過幾百戶者兵亂之餘因於汨沒離
在四方間或有子不赴父之喪弟不聞兄之訃夫不臨妻之亡者方

此之際若不修譜而放過則不知其終至何境豈不寒心哉余亦慨然于此者已有年矣何幸己酉秋和順宗中有修譜之議而松都已爲不通洪州近修派譜云故但教授公後裔和淳兩派合修爲議則老泉所謂譜吾族者是也庚戌春各選幹事人畧干不日收單而將付剞劂惟願僉宗但以今日之心爲心戶藏而人誦則身雖在於千里之外心恒切於一門之內其於重本敦倫爲如何哉觀吾譜者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者正謂此也吾聞源深者流潔根固者枝達上自鼻祖以來文武勲業忠孝美蹟卓卓然炳炳然軒天地耀日月流芳百世垂蔭萬歲爲其後孫者永守緒業忠孝相傳敦睦爲義勿以此修爲幸而世世繼修講明先德而無至路人也哉譜成之日敢將燕辭畧序如右

歲庚午端陽月

後孫泳鎬謹書

平澤林氏世譜卷之一

始祖

諱八汲

公年十八仕唐

後諱塞

諱萬玉

諱良貯

諱砥

諱禧

諱禧

司

以龍圖閣翰林

侍郎

侍郎

軍檢校太保上將

見下

學士行兵部尚

書與同僚七學

士劉荃薛敬仁

許薰朱奎崔沅

權之奇孔德符

被譖東來各作

一絕韻有曰二

老入海兮殷道

衰亡八人入海兮

桂棹蘭艫仙李運

盡兮賢士被譖吾

徒東之兮可以

免禍接所而去

兮謝暗投明波

濤涵瀾兮舟楫

利逝見機而作

新羅太師上將

軍為敬順王子

貞顯之婿當王

之歸于麗也公

諫日繼累世之

緒而絕之不可

謂子也守十乘

之業而棄之不

可謂君也王怒

貶謫善山終焉

後麗太祖聞而

怒之竄其九子

於邊語載一善

誌墓在善山

野城

跋

夫木無根則枯根固然後可以枝達而成陰水無源則竭源深然後
可以流長而成河安有人無本而能成大家也武惟吾林以平澤君
爲初祖而自文憲公以下世執權柄道德文章大鳴麗朝淳昌君之
御王歸國以延麗祿休菴公之杜門殉節成仁取義千秋大節炳如
日月八本朝以來和順門之一世七忠淳昌族之五世六孝烏頭赤
脚燦然路周可謂有本亦可謂有源也夫是譜也系出昭穆爵位勲業
嫁娶門戶生卒年代墓所所在至於子孫多少一一詳記開卷瞭然
上世裕後之德如彼其厚且大也則可以知來世雲仍必有昌大於
永世也豈有根固之木未得成陰源深之水未得成河之理乎譜成
之日竊不勝慕先之感而敢將蕪辭以付卷末

歲庚戌端陽月

日

不肖孫

魯肅

謹跋

平澤林氏舊譜序並跋

序

譜者人家之世鑑也世鑑所照男女嫁娶之家門生卒之年歲繼世之照楊墳墓之處所照然自在不待人指的而識得者譜鑑大矣然則譜鑑之修如頻拭鑑而之垢長為挑明遍照乃可可不繼修其譜鑑哉惟吾門之修譜也始於正廟己酉與松京派相合修於松京此一鑑也族大夫弼錄氏尸之且五十年後崇禎紀元後四年丑與松洪派合修於和順墓閣此二鑑也吾高祖致基氏與其族牙大源氏尸之且六十年後高宗辛丑與溇昌族人初合衆奉魯學氏周旋修於長城三山亭此三鑑也族大父魯淵氏與我季父誦周氏尸之且二十年後壬戌長侄龜洛以甲戌大同譜其時有司不良各派亂雜處一一單破之意留京發文于八道有林處修於大邱此四鑑

也舍伯鐫顯氏尸之今在戊子計其年數則二十七年也無君天地
世幾傾覆不以早晚又爲修者龜洛之議發於口門中踐議而修之
此五鑑也族弟錫勉錫正與家兒驥洛尸之此吾門之大鑑也嗟乎
龜洛之議則不死於門中形則歸藏於地下龜洛生耶死耶以此爲
言淚先於言言失倫脊但願僉族鑑於茲鑑勿以己心爲心以先世
修譜之心爲心敦睦之誼不失於譜叙倫之事亦不失於譜勉之勉
之余以七十九年不死之人居有司之名不辭者爲補協龜洛之議
無缺而然也諸族亦鑑于茲

歲戊子二月上幹後孫鐫應謹序

跋

吾門之修譜也算其始初之年歲則今二百有餘年數其麟修之次
則今四五番派則三派也已酉辛丑之修和松洪先賢之手澤尚新

辛丑後辛丑之修與玉川族人合議和室之睦克明壬戌之譜適衆
八道諸林京城宗約之暇以革甲戌大同時昧事者訛著換易之意
發文于八域有林處乃爲修得究其嘉猷則龜洛之功大矣今戊子
之修議則龜洛之議而事則推爲不能者之我任未知益益之水其
可照得一山之影歟嗟乎龜洛之歸也以茲爲憂匪我獨然一門咸
然幸因愚者之一得周旋彌縫事之修了協力諸族賢者之功非我
無事所居者也序不亂於明功不闕於修或可謂無忝於先祖而有
補於後生歟不勝恐惶猥以爲跋

著雍困敦窮月日不肖孫錫勉謹跋

跋

凡林氏之鼻祖平澤君諱八波謚忠節以後唐八學士之一學士浮
槎東渡八于新羅後子孫蕃衍分派之數如江漢之沱潛樹木之枝

葉惟吾派之來脉麗朝文章西河先生諱椿謚節義吾之二十五世
祖其五傳溥昌君諱仲沈其子杜明齋先生諱先味有三子一則和
順派二則松京派三則洪州派也三派脩譜或合或分未可得如一
而脩之次則今四五次也每其脩也培根乎平澤此登枝不忘本而
然也溯流而上及乎西河此沱潛之復合江漢也彼甲戌大同輩換
代亂倫之譜與其後以假誌石八味之譜其可同日而語哉信此譜
而行乎今者其無來脉之林可知嗟乎惟我族叔錫勉錫正氏與吾
七兄龜洛氏前日合席同論之譜議踐遂乎今日之譜以無似者之
名忝乎一任又以汝跋之教大抵七兄無名之紙余亦不可無名也
故不以不文辭含淚續跋

著雍困敦宵月工幹不肖孫驥洛謹跋

序

譜成於錄世系世系不錄譜無所施而世系爲戾矣宗族與塗人何
以有別故先摯虞而倉曹有肉譜後倉曹曰摯虞有筆譜有族有譜匪
今斯今振古如茲而講明世系無踰於此其可忽乎惟吾派譜始
修於己酉再修於辛丑始祖平澤君諱八汲降及禁侍衛公諱得雨
九傳而有西河先生諱椿其後有淳昌君諱仲沆其胤杜門齋先生
諱先味昭穆昭載兩譜而筵在甲戌大同譜時有司輩擅改舊錄甚
至於世代倒錯其無嚴無據胡如是極也吾派之所包著含憤者凡
譜役之紹修者一依舊錄不敢動一字而况旣無明證而致此悖倫
之謬耶厥後世道愈降人事靡常破其譜而修正門父兄之有志未就
至于今耿耿不已幸值壬戌大譜議起家姪龜洛奮身而起馳往漢
師以麗史所載吾先祖世次示證已辛兩譜之上系少無差誤甲戌譜
有司之罪到處難逭也此意措辭發文于域內諸宗皆響應舊譜破

而新譜修爲今日急務也至於忠貞公派在勝國運否之際上系無傳而竟以編次先後相頡頏不和遽以彭城爲貫成一大譜其無所據而改貫豈或道理耶只杜門齋一派脗合爲譜五十年未遑之事始得歸正使門父兄九原可作其必含笑曰余有後矣凡我同譜之人以杜門齋公忠節爲青氈遺物謹守而勿墮家聲且以敦睦相勉焉

歲甲子秋七月下幹後孫鎬應謹序

甲戌大同譜革破通文

右通喻事明譜系使人不忘本程利川管攝之道也觀吾譜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蘊朋允族譜之序也且吾林自先世修譜以來始祖平澤君諱八汲後諱塞諱萬玉諱良貯諱砥諱禧諱冕諱得雨子夢周夢程夢商諱夢周子自美成美季美權美解美梅美淮美保安君諱

李美子元子厚子璉子彥子幹子宗庇光庇民庇諱光庇子西河公
諱椿子忠世徽世整世諱忠世子益子天鳳子沿河演騰諱演子溥
昌君諱仲沆子杜門齋公諱先味麗季與同德七十一人殉節杜門洞
屢次繼明譜系如是詳悉而使後孫更爲修譜直依前祖之譜添
錄後生而已甲戌年大同譜時主管者與有司校正昧於世系只以成
譜爲主至於換代亂倫真是桃接李根之手且不知減添一隻脚之
兀字也若不知林氏之世系來歷則信此無愧或云可也而少知來
歷則此譜置於下上教示子孫謂吾家來歷如是乎又示有眼者謂
吾林世系如是乎使其子孫繹知前代派譜則不多目必不信大譜
有眼者通明古今不旋踵而貽責矣何曾考麗季忠貞公諱彥修派
世譜則自前世記載之子諱成味齊味堅味三兄弟而已假稱八兄
兄弟繼列諱世味先味自味毅味季味以保安君諱季美之美字改以

味字爲諱彥脩之子以諱椿爲諱彥脩之八世孫以諱仲沆爲諱先
味之子譜至如此而使明譜系可乎孝悌之心油然而可乎古所謂漢
之直不疑素無兄弟而謂盜嫂者此也燕人還國指他壠謂燕人之
祖墓者亦此也若存此爲譜 祖靈所在必不謂余有後矣况西河
先生以麗朝之文章文集行于世降載於我朝孫錄士論紛紜以林
爲姓者豈可一日容過耶以此包恨已經累年矣耶未收破而延及
今日亦有數而然耶幸今大同修譜之議更發來觀京城宗約所之
內容則非不知甲戌譜之誤錯而少無破譜之心復欲襲已覆之前
軌是可謂尊奉祖先親睦宗族之道歟吾林之事庶至億彙可懼而
可愧者也茲以判矣尊敦乃更設譜所則各處甲戌大同譜一一收合
于譜所革破而繼脩新譜矣各派宗族從速修單以成譜事千萬幸

甚

歲壬戌五月 日發文龜洛

正誤附錄

余後甲戌十三年而生卽丙戌年也余侍在長老之側耳有明甲戌大同譜先後之差且讀兼老泉族譜之序至觀吾譜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未嘗不廢書而歎曰此言發於明譜系使人不忘本而觀吾甲戌譜孝悌之心亦有生乎以此包恨晝宵耿耿者於焉今三十有七年也四十九年甲戌之非不待五十而知者故側聞又修大同譜議直赴京城府宗約所與遠近宗族互議欲糾則莫不知其所誤矣只爲譜事之便成其大恃甲戌譜來附者應欲襲蹈前軌如此蠢懵不可以爲先同日而語也茲以奮然榜嶺航湖而各郡有林處路以可否牘知然後乃發破譜通文于八道旅裡費月已三四朔也恐有革舊而未盡繼以新修乃不以脩譜爲吾事遂以破譜爲吾耻雪是亦

可爲不棄基之人後哉且勝國文章西河先生之名膾炙於今古人耳而亦倒錄以我朝人當時士論之發隨以所收者亦在乎我破譜之日則域內諸林之耻以此可免其敢忘行於如是慎重之地誣且罪哉猥陳荒蕪之辭繫于篇末者非以破譜爲幸而欲知於後人也使後世爲永久之知而不誤染於舊汚也

歲壬戌五月上澣後孫龜洛謹書

跋

昔者邵翁誦世系陸君陳世德皆欲詳其所自出之這意也然邵陸祇由一身而不合群族則曷若今之普合族言而序本支明昭穆哉我東林氏咸胄忠節公公自唐翰林始居平澤其積累之德垂裕之模遠且大矣在麗季有淳昌君以功受封有子曰杜門齋孤忠偉節成仁于殷周之際 英廟朝御製豎碑 正廟特命建祠賜額表

第八世而逮丙子之警有從昆季七公同聲舉義今上乙亥馳
爵表閭猗歟盛矣一門忠義有是祖有是孫而炳若日星百世之下
人莫不興超況其後承乎竊惟忠義本於孝悌觀吾譜者孝弟之心
必油然而生焉則安知他日又有繩武效忠者乎嗚呼前辛丑和松
洪三派合成一譜今辛丑松洪二派詢謀不同是固悖宗叙族之欠
事然天將以後辛丑假吾門而脩吾三派大譜耶不肖琦周竊有所
感略陳慕先之衷猥塵編末

崇禎後五周辛丑二月上澣杜門齋十七世孫不肖琦周謹拜手識
跋

古者譜四世以篤近而及遠近不篤而及於遠末之有也吾譜自溥
昌君則已四四世而吾家節義名德皆自溥昌君發源而爲諸族之
可傳法舍此而爲譜則顧安有所考證而則效者哉吾林自唐學士

東來源遠而流長學士之裔宜百世一家無忘先祖浮海之微意而
世代杳茫系牒未完則疑而傳不如信而不傳溯而上既如此沿而
下又如彼此吾譜之斷自淳昌君而又不敢以四世者爲正也嗣後
繼修者宜無異於吾心也其或未同者非故欲闕之聲聞不相及也
勿以是相尤則幸矣譜旣竣以余在編摩之末俾置言于後
歲辛丑仲春後孫魯淵謹跋

序

譜法昉於周官奠繫世降而爲魏晉中正又降而爲唐氏族志於是
乎姓各爲譜首述世德釐爲一家之乘實與史法相表裏故曰史失
而求諸譜若林氏平澤譜尤其較著者也東渡學士諸林之所同祖
而若淳昌君之御王還國以延麗祚杜門齋之八山罔僕成仁取義
國朝五百年秉執義節未始非二公實伯之也杏窩公之炳幾先舉

黨籍不及而及其臨利害禍福大節毅然七義士之闔門赴難志功
殉國而烏頭赤脚 天褒隆洽此皆二公之光禪而吾先子之揄揚
已殫小子何述焉嗣後聲光男孝女烈譜不絕書不墜由來青氈先
子所言可恃於林氏者亶其在此乎林氏既廣收同貫爲全譜而別
以淳昌君爲祖而爲派譜蓋曰學士以後淳昌以前中系未完有未
免於中祖起世則名雖全譜而實則派譜曷若今日之役其義篤近
其事簡潔乎吾願林氏立本於孝第天下有事則出而爲七忠以及
乎二公之秉執則向所謂可恃於林氏者豈止此但已也老友魯淵
少友誦周並尸其事得詳其顛末而爲之說如此

歲辛丑仲春幸州奇字萬謹書

跋

我東氏族自中州蕃衍者蓋多有之惟吾林之鼻祖卽平澤君而自

唐以來東郎新羅敬順王時也枝葉峻茂散在八域者麗不以億究其本源則均是子孫吳中范族可以敦睦崑陽蘓譜亦可脩合而世代既遠文獻不足是以闕諸族之合譜譜事之難其大抵乎卽我淳昌之林歲在己酉以淳昌君爲中祖和松兩派始爲同譜譜成之年已過半百經營改譜者蓋已曠年卽於今春族弟大源志篤脩譜遠涉洪州收來譜單繼序昭穆的然脗合始一中萬未復合一者天理之固然自禁侍衛公至于淳昌君世執權柄爲麗朝之甲族是則麗史之所備述也氏族原類及萬姓譜之所昭著也今我和松洪三派合以成譜疏遠之族更爲親近分離之派相爲會合開卷寓目宛若情話於桃李之芳園繼代聯行依然同樂於花樹之嘉會嗚呼譜豈易言哉上以尊祖宗下以敦族誼是以知譜不可以不合也余雖耄衰旣幹譜役略述夫愚衷

歲在辛丑夏五月後孫致基謹識

序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以別貴賤三代之後
姓氏合而爲一此譜族之所從起而譜所不可不合也余按淳昌林氏
有諱八汲以龍圖閣太學士來自中國實新羅澈順王時也後有諱
仲沆高麗忠烈朝以勲封淳昌君乃林氏譜族之一世也一傳至杜
門齋公諱先味秉義罔僕誕蒙我 英廟御製豎碑時在崇禎紀元
後一百二十四年辛未也於是乎精忠大節可以與日月爭先矣又
後 正宗癸卯因松京留守臣徐公有防疏請 時命立祠賜額以
表章之猗歟盛矣林氏以平澤君後受封無常分爲淳昌醴泉錦城
扶風之林未易合譜故己酉舊譜亦數文獻之無徵今乃湖南有司
大源京有司象鉉相與博採於麗史萬姓譜氏族源流及各派譜牒

始乃合族爲譜其尊祖敬宗之義至於斯盡矣可不美歟且來請余一言余乃慨然曰吾家宗簿令公有排錄洞全節於麗朝林氏有杜門洞炳烺同時吾家文節公乃己卯名賢而林氏亦有己卯名賢否窩公諱檉是皆可以譜世好而敦風教也遂樂爲之序

歲在辛丑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義禁府事五

衛都摠府副摠管東陽申 緯序

跋

譜字爲義普合宗族之言故謂以族譜也昔黃山谷系出婺州而聽會稽黃渥之言合以爲譜李義甫系出趙郡而又得給事李崇引之言合以成譜普合族言謂之族譜者其非明證歟以馬遷之文章自序先系者不忘其本也以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者亦不忘其本也旣爲人後來詳其先則豈不慨然惟我東國之林咸祖平澤君而以其

受封各異用貫不同散以爲十二本分以居八埏者其麗甚多而尚
未合大譜者誠爲齋咨又況我淳昌之派杜門齋公殉節後雲仍散
落於畿湖之間惟和順松京洪州三派而止粵在正廟己酉和松兩
派始爲同譜而平澤君以下昭穆未詳故以淳昌君爲中祖以爲合
譜矣居然爲五十餘載一門公議經營改譜蓋亦有年雖以大源之
幾劣常以爲恨今年春挺身忘勞跋涉千里訪洪州同宗禹鉉甫禹
鉉之志亦與大源同焉廣搜窮邇謄集各處宗人家文獻萬姓序及
趙滄江涑之氏族源流序得世系編成草譜大源留連數日細叩其
蹟則淳昌君上有淳昌伯左政丞公一代素所載來於禹鉉家舊牒
中自左政丞公以上至禁侍衛公昭載醴泉宗氏舊譜中的有明證
其篇可據毫髮無訛於余之心始以爲其然豈然終乃覺以信傳信
向所謂黃李之事孰爲一體曩倫得叙天理融會孝悌之心油然而

生者其在斯乎因齋其草牒自京至開城訪宗人尚大甫論修譜之事祇拜杜門齋先祖表節之祠哀感有一絕吟悵望乎杜門遺墟彷徨乎善竹古橋亦有感懷之吟還歸漢陽觀國之光而閏三月二十日始得還庭修譜之意僉謀詢同和松洪三派合成一譜雖以駑劣之見敢將略千言塵浣卷末

崇禎紀元後四年壬戌五月上澣不肖孫大源謹識

跋

吾宗流落南鄉者閏數百年迄茲未立譜先君每與諸族語及此事未嘗不齋咨茹悵不肖時幼猶能記其言徃在丙寅族叔諱潤氏裒集本縣各家松帖草成一冊未及剞劂者將有待也其後甲申公歸自海西路過松京暫訪宗人叅奉公諱瑞樞氏叩其源派同是淳昌君先祖出也公歸語此事于諸族僉曰將欲立譜通于松京與

之合譜未幾族叔不幸棄世先君亦有志未就而棄孤諸宗中合力幹事之人鱗次零落議因中寢奄過十餘年丁未春不肖自京往松都訪問宗人今年春又自京往松都徘徊於杜門之墟拜謁於表節之祠連日信宿不勝愴感因與僉宗留合譜之約而歸越一月松京二宗人德有氏及環氏親提草帖由水路來訪其意良苦歡然叙誼合謀董工閱夏至秋而成數百年前殉節先祖數千里外分派遠族完然都在於開卷豈不幸哉雖然吾譜之成成於今日而非成於今日也一門諸父兄樹立而未遽者也齋恨沒世今始準事不肖餘生摩挲譜卷自不覺涕之積紙聊書卷末以誌遺意
崇禎紀元後己酉秋七月下澣甲辰不肖孫弼祿謹識

跋

嗚呼吾先君有意於立斯譜者乃平生之至願也往在丙寅收得

本縣諸宗世傳私帖集成草譜其後甲申先君適自海西路過松
京訪問宗人叅奉公諱瑞樞氏叩其世派則同一源也歸語諸族將
欲合譜纔過數月先君不幸棄世事因中寢矣丁未己酉兩年春
族弟弼祿再往松都遍訪僉宗約爲同譜越一月肇夏松京兩宗人
齋來草帖合力修譜噫枝葉雖多本是同根之生流派雖分均是一
源之出也則斯譜之成雖在於今日而何莫非先君之遺意也千里
面目由斯譜而得見百代親誼以斯譜而更敦則非但一門之大幸
也其於不肖之心尤有感於疇昔矣

崇禎紀元後己酉秋七月下澣甲辰不肖孫景日謹識

序

吾東方氏以林者咸祖忠節公諱八汲年代旣遠文獻靡徵亦不知
忠節之爲幾世祖林氏言也然東方之有林實自忠節始以其受封

各異用賞不同有平澤錦城扶風等林在勝國之世最著顯者淳昌
之林也忠肅王十二年有諱仲沆與韓上黨倭李星山兆年暨吾先
祖密直使諸公以扈從功封淳昌君一門之有名德者布列清顯松
京五名族林爲甲淳昌君生諱先味恭讓朝太學生也 我太祖受
命之初誓死罔僕與曹孟等七十餘人入城西萬壽山杜門不出此
所謂杜門洞也 上高其節而惜其人特設禮園以招之者三一洞
之士無一人至者有司請罪之 命禁錮百年松京士女至今指點曰
某峴七十士掛冠處某峴七十士不朝處某洞七十士殉節處東方
之士過杜門遺墟者靡不彷徨躑躅繼以沆淪亦不敢公言其節義
者三百餘年 英廟十六年庚申 駕幸松都 特命立碑於不朝
峴親製一句用獎忠節詞臣從者咸賡進之二十七年辛未 御書
十四字碑 特命立於杜門洞錄用其爲後者一人 今上七年癸

卯因留守臣徐有防疏 特命立祠致祭 賜號曰表節嗚呼值麗
季昏亂之際天意人心已歸於 聖人當時世錄之輩奔走攀附之
不暇者指不勝屈而杜門諸賢不過泮宮一韋布耳旣無園冶諸公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責且知一屈膝則青紫車馬可以立致逢
聖主興太平易於反手而終不回心之死不悔能以隻手扶千萬年
穹壤間正氣固偉矣 我聖朝至公之德曷不遠賢於姬周乎一箇
頑字不少概見於八誥乃若立碑建祠等盛典古文無今文有猗歟
至哉杜門齋公有二子長諱用培次諱用達雲仍散落於畿湖之地
間有名碩而脫錮之後亦未免陵替垂四百年始合譜譜旣成林氏
僉宗屬余弁一言于卷且示杜門齋遺事余應之曰杜門先生貞忠
大節軒天地懸日月 聖朝嘉之太史氏書之播紳先生之歌詠而
敘述者備矣顧余愚賤曷敢伸一喙於其間哉雖然余旣忝在外裔

且重林氏委辱之意略次松京誌所載立慳褒典始末以爲淳昌林氏族譜序

上之十三年己酉五月戊午夏山曹翊鉉謹識